

老毕讲了一个憋宝人的故事



《金门十三子》

一只鱼的传说 著 九州出版社 2021年1月

憋宝人源自明朝时期的憋宝门，也是一种手艺人。

据说他们从生下来，就要被放在地窖里，然后用一种特殊的草汁擦他的眼睛。等他长大以后，这双眼睛就成了一双火眼，见风就流泪。所以很多憋宝人平时都戴副墨镜，装扮成算命的瞎子。见风流泪当然不好，它的好处是，这双眼睛可以看到宝贝，不管是埋在地底下，还是塞在了木桩子里，或者挂在寺院大顶上，他一眼扫过去，全中！

他们还会盗墓，寻金，找玉脉，捉天精地宝，而且手底下还有功夫，因为你想夺宝，手底下没几手功夫，自然是压不住的。

这个故事，是在乌苏里江边的一个小酒馆里，听一个憋宝门的传人讲的。

那时候，我们家家境还好，我父亲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民营企业老板，我还是个浪荡公子哥，有一年去乌苏里江吃开江鱼，认识了一个忘年交。

现在算算，都有二十年了。这个故事，就是他二十年前讲的。

这个忘年交叫老毕，他当年四五十岁的样子，住在乌苏里江边上，每天倚在墙根晒太阳，喝酒，叼着狗尾巴草看路过的女人，悠悠哉哉，日子快活得像神仙。

他算是个半吊子厨子，他这个厨子每年只干半个月，半个月就够他一年的吃喝了。

每年四月，乌苏里江开江，他就在江边弄一个小木屋，里面烧了熊熊火炉，烫上一壶烧酒，只做一道大菜“江水炖江鱼”。

东北冷，冰层冻了一米多厚，鱼在水底下都憋疯了，一开江，就拼命往外冲，跟喷泉一样。天太冷，大鱼在冰上蹦跶不了几下就冻上了，跟捡柴火一样，一会儿就能捡一大筐。

老毕捡到鱼，在江水里洗刮干净了，在河边整点儿野花椒，放点儿油盐，在灶台的大铁锅里灌满冷冽的江水，锅沿贴上一层玉米面饼子，用松木大火炖熟——那味道，哎呀呀，能给你吃哭喽！

你盘腿坐在江边的小木屋里，那热烘烘的土炕，火辣辣的烧酒，红彤彤的小泥炉，外面下着鹅毛大雪，捕鱼人唱着打鱼的号子，真有一种人生得意须尽欢的畅快感！

我当时年纪还小，就很喜欢这种江湖气。后来每年四月，只要有时间，都要辛辛苦苦地赶过去，在那边住几天，尝尝开江鱼，听老毕讲讲他师父的故事。

老毕的师父，就是一个传说中的憋宝人。不过据老毕说，他师父看着可不像个高人，更像个走街串巷的耍猴人。那是一个小老头，肩膀上站着一只火红色的小猴，领着一个扎着翘天辫的娃娃（老毕），走南闯北，浪迹天涯，一路憋宝盗墓，过手的银钱无数，也都随手花掉，日子虽然落魄，却也洒脱，唯独在吃上非常讲究。

他老人家特别讲究吃时令美食，每年都要掐算着时间，天南海北赶过去，绝不会误了那一

口。

他吃东西很讲究。开春去成都吃鲜笋红烧肉，清明去扬州吃河豚，盛夏在苏州吃糟鹅，在杭州吃西湖醋鱼、喝黄酒，中秋去阳澄湖莲花岛吃大闸蟹，去汕头吃对虾，去呼伦贝尔吃手抓羊肉（这羊肉只煮十五分钟，一刀下去，还往外流血，肥嫩无比），等天开始下雪，就去大兴安岭吃狍子（他吃狍子只吃狍子筋），去哈尔滨吃杀猪菜，去福州吃佛跳墙。

他师父说，乌苏里江的鱼是最好的，号称“三花、五罗、七十二杂鱼”。他当年去乌苏里江吃开江鱼，嫌别人做得不好，于是指挥了一个在江边流浪的娃娃，做了一锅江水炖江鱼，那个娃娃就是老毕。吃完那锅鱼，他师父问了问老毕的情况，就带着他上路了。

每次讲到这里，老毕都有些迷茫，他歪着头看着窗外，希望能看到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头。

他师父到底是做啥的？他也弄不清楚。

最开始，他觉得师父是个盗墓贼，经常装成耍猴人，走街串巷，更是经常深入田间地头，跟老头谈古论今，寥寥几句，就了解了当地有没有出过大墓，那墓大概在什么地方，然后趁黑就给盗了。

后来，他发现师父不仅仅会盗墓，还会“憋”宝。

有一年，他跟着师父去保定，保定人爱吃驴肉，什么驴肉、驴肝、驴肉火烧，卤好的驴肉夹在酥脆的烧饼里，肥美酥脆，别提多好吃了！

那一次，师父带着他，在保定一家老店吃了几个驴肉火烧，开始赞不绝口，后来就皱起了眉头。他问店家，这驴肉是从哪里买来的，味道怎么这么好？

店家很得意，说他的驴肉火烧啊，在保定城里排第一，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老店，乾隆皇帝都来吃过！他接手后，还是按着古方做火烧，所以这味道才最好。

这个驴肉火烧嘛，第一就是驴肉要好。驴肉要细，要鲜，嚼起来劲道儿，再夹在酥麻爽脆的火烧里，才能脆生、香酥，才好吃。

这驴肉嘛，他是从定兴县专门订的，这家姓李，祖祖辈辈杀驴，称为李一刀，也有人背后叫他“驴一刀”！

为啥叫作“驴一刀”，自然是因为杀驴太多，此外就是他们家啊，世代杀驴，杀业太多，所以家畜不旺，几代都是单传，轮到这驴一刀，那更是要命，今年都四十好几了，硬是没怀上个一男二女的，让他愁得半夜直哭。

他师父就问了李一刀的地址，带着老毕过去了。

那是一个破败的小村子。这个小村子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早。村口有一个大水潭，河底裂开了大口子，村口的水渠也早就见底了，庄稼蔫不拉几的，白杨树都歪歪斜斜地站在地上。

他师父在村子里转了几圈，见了放羊的老头就递烟，还要聊几句，问老人家收成可好，问这好大的一口池塘，怎么就干涸了？

那老头一个人在地头放羊，寂寞得很，就跟师父说，这口塘嘛，其实是拒马河的支脉在这儿打了一个湾，形成的一个大水潭。

以前嘛，这里不光有水，还是活水，清清凉凉的，他小时候最喜欢在这里洗澡、摸鱼。后来嘛，不知道咋回事，突然水脉就断了，水没了，庄稼也不行了，跟他一样，没了精气神，只能慢慢等死喽！

他师父又问起驴一刀，老头子一脸不屑，又羡慕又嫉妒，说他嘛，不就是个屠夫嘛！这屠夫能有啥大出息？

不过这驴人的也是发了邪财，眼看着这水脉断了，种庄稼的都不行了，他却把驴给养好啦！那毛驴子，个顶个，一个个活蹦乱跳，赛过骡子，也不知道这驴人的是用啥喂的！

他师父又跟他说了几句，就带着老毕去了驴一刀家。他跟驴一刀说，他是保定一家大酒楼的，酒店接了一个大婚宴，那边指定要吃全驴宴，所以他专程赶过来订三头驴子。

订婚宴的那家人，嘴特别刁，要求驴子必须是现杀，所以需要李一刀亲自赶驴子过去，在那边歇一夜，第二天早晨还要麻烦他亲自操刀杀驴。他师父掏出一捆钱，放在桌子上，说这是定钱，让他放心，订婚宴的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赏钱少不了。

驴一刀收了钱，就从驴槽里牵出来三头驴子，去了城里。他师父支走了驴一刀后，挨到天黑，就带着老毕翻过围墙，直奔驴圈而去。

内容简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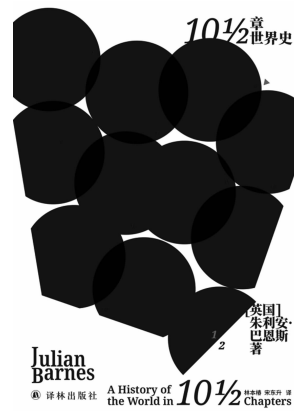
书中讲述一个隐藏在民间的神秘“江湖”：湄公河畔懂蛇语的大蛇王、乌苏里江边上神秘的憋宝人、终南山上修行的马道人、峨眉山下用蒲草算命的江湖大哥、微山湖畔用“鬼门十三针”的半截子蒋、苗疆血凤凰、荆州走蛟、保定凶宅、神农架铁甲人……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故事，有些是作家真实经历，有些是作家听人讲述，真真假假，神秘有趣，构建了一个独特的“民间江湖”。

作者简介

一只鱼的传说

本名谢华伟，男，现居江苏苏州。30岁之前：为上市公司高管、畅销书作家、民俗文化学者。著有《黄河古道》系列、《狩猎》系列、《憋宝人》系列、《诡秘档案》等，作品总销量数百万册，并长期占据国内外畅销榜单。30岁之后：隐居在姑苏城外，喝酒、养猫，偶尔讲讲神秘有趣的传奇故事。目前，已在公众号“一只鱼的传说”讲了近200个神秘故事，每天有百万读者在线分享自己的真实经历。

只有企鹅才穿燕尾服



「英国」朱利安·巴恩斯著 林本椿、宋东升译
译林出版社 2021年3月

内容简介

一只木盒混进挪亚的方舟中。它目睹挪亚的所作所为和书中记载大相径庭。它附身于巴恩斯的妙笔，教他以篇篇奇文拼贴出一部看似荒诞，但振聋发聩的世界史。

朱利安·巴恩斯

出生于1946年，英国当代作家。毕业于牛津大学，做过多年的文学编辑和评论家。2011年凭借《终结的感觉》赢得布克奖，同年获大卫·柯恩英国文学终身成就奖。

他们把巨大的河马象连同犀牛、河马和大象都关在舱内。用它们来压舱倒是个合理的主意，不过你可以想象那股恶臭。也没人去打扫畜舍。男人们轮班喂食已忙得不可开交，而他们的夫人又太娇贵，其实在那些动物不断跃动的火舌发出的臭气中，她们身上的味道跟我们一样难闻。所以要打扫畜舍，就只有我们自己来了。每隔几个月他们用绞盘吊起后甲板的厚舱盖，放进清垢鸟。不过，先要把臭气放出去，没有几个愿意去开盖的。七八只不太讲究的小鸟先在舱盖四周小心翼翼地扑腾一会，然后一个猛子扎进去。我记不得这些鸟叫什么，事实上其中一种已经是绝种的了，不过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一种。你有没有见过河马张大嘴，伶俐的小鸟像口腔清洁师一般忙不迭地在它牙缝间剔垢？试着把那景象放大，画面也更加龌龊，你就可以想见了。我并不是个容易恶心想吐的人，但一看到那甲板下的境况也会毛骨悚然：一长溜两眼眯斜的怪兽在阴沟洞里让人修剪指甲。

方舟上纪律严明，这是第一点要强调的。这可不像你小时候在儿童室里玩彩色积木时见到的景象——一对对动物喜气洋洋，住着干净舒适的棚圈，隔着栅栏向外张望。别以为我们是在地中海游轮上玩那种令人倦怠的轮盘赌，晚餐时一个个都要衣冠楚楚。方舟上只有企鹅才穿燕尾服。要记住这是一次漫长而危险的航海，哪怕事先定好了一些规则也仍有危险。还要记住整个动物王国都在船上：你该不会把猎豹放在羚羊近旁，一跳就能够着吧？一定程度的保安措施是少不了的，采用双锁，检查畜厩并实行宵禁，但可悲的是还有惩罚和禁闭室。头头脑脑中有人特别着迷于搜集情报，同路的就有愿意充当告密者的。说起来令人伤心，有时向当权者通风报信的事还相当普遍。我们那只方舟可不是什么自然保护区，有时倒更像囚船。

说到这里，我意识到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。你们这一族有自己百讲不厌的说法，连怀疑论者都被迷住了，而动物们也有许多浪漫的神话故事。但它们毕竟不会惹是生非吧？它们被当作英雄，它们无一例外可将自己的宗族谱系一直追溯到方舟，有这等荣耀，何苦还要惹是生非。它们被选中，经历磨难而存活下来，因此它们掩饰难堪的往事，为省事省心而淡忘也不足为奇。可我不在此限。从来没人选中我。事实上，我和其他几种动物都属特意不选的。我是个偷渡客，也存活下来，又逃离（离开一点不比登舟容易），而且活得很好。我同其余的动物社会有点两样，它们还会重聚怀旧，有些从不心存芥蒂的动物甚至还办个老水手俱乐部。我回首那次航海绝不感到有什么义务，也不会因感恩戴德而歪曲真相。我的说法你尽管相信。

你大概知道“方舟”不只是一条船吧？这是我们用来称呼整个船队的名字（你不能指望把整个动物王国塞进长不过三百肘尺的东西）。雨下了四十个日日夜夜，是吗？喔，当然不是这么回事——要是这样，那就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英格兰夏天了。不是四十个日日夜夜，按我的算法是下了一年半。大水淹没世界一百五十天，是吗？应该把这个数字加到大约四年。如此等等。你们这一族算日期总是不行。我看问题出在你们对七的倍数特有的癖好。